

台湾神明拼环保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文/图

人在困苦的时候会转向神明求助。因此台湾庙宇之多令很多人不解，庙里不见香炉供桌更令人困惑。台湾四大佛教道场法鼓山、中台禅寺、佛光山、慈济都名声很大，但却香火“不旺”。记者曾就“烧香拜佛”请教星云大师的看法，没想到他直率地说：烧香、磕头，这个都没有必要。最重要的是行慈悲，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比拜佛要好。

台湾社会有不少人赞成星云大师的看法，近两年不少原本香火鼎盛的寺、宫、观减香减供甚至禁香禁供，让神明带头拼环保，给现代社会“神指引”。

借花献佛

“拜拜”即拜神，是台湾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虽然南部比北部、乡村比城市的“拜拜”之风更盛，但“拜拜”基本不受文化程度、年龄长幼的影响，考试要拜、远行要拜、求职要拜、红白事更要拜。一位台湾的记者同行

曾经下了飞机先奔行天宫，说飞行不顺，惊吓不小，要去“拜拜”“收惊”。可以想象，台湾的神明够忙的，大小寺、宫永远挤满请求救苦降福的人，香火缭绕、供品叠加成了各寺、宫的日常景象。

但随着环保观念的普及，有人认识到烧香供奉既污染空气，又浪费食物，过去的供品还能由庙方施舍给需要的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再加上供品中防腐剂、色素的加入，供品大多作为垃圾被扔掉。台北行天宫称平日每天要扔掉上百个米糕，遇到初一、十五，一天要扔掉上千个，浪费惊人。

10多年前台湾就开始有寺、观提倡“借花献佛”，以此代替烧香上供。台湾地处亚热带，鲜花香草触手可得，带一串玉兰花敬献佛前，礼拜后可带走佩戴，或挂在车里，一路花香到家。

禁香禁供

台湾的道教信众最多，道教宫、观占寺庙的七成以上，台北行天宫是北部道教信众的“拜拜”中心，台北本宫加上北投、三峡两个分宫，每年香客过千万。2003年起，行天宫提倡以“心香”供佛，开始减少香炉、供桌，庙内不准卖线香和供品。如果信众执意燃香礼拜，可免费领香，一人最多2柱。在信众逐渐接受拜神不烧香的观念后，去年8月，行天宫宣布禁香禁供，撤除香炉与供桌，成为全台湾首个禁香禁供的道教官庙。

行天宫禁香后，媒体报道，周边地区的PM2.5浓度大幅降低，远远低于台北地标龙山寺，而龙山寺的PM2.5浓度高出台北市平均值48倍。这让龙山寺感受到压力，今年6月，龙山寺宣布减香，将原有的7座大香炉撤除4座，这看似并不复杂的决定得来不易，因为龙山寺建于乾隆年间，地处台北最早开发的地区，周边多为“老台北”，坚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再加上庙务要由董事会说了算，并非一个人就能拍板定案，结果，龙山寺放出聪明的一招：董事会向观音菩萨跪请，观音赞成减香。观音的意见对信众有足够的说服力。

台北市长柯文哲笑称“神明也支持社会进步”，并向龙山寺颁发感谢状，感谢龙山寺对台北空气质量做出贡献。台北市一直推行减香、减纸钱的政策，有影响力的龙山寺迈出了减香的第一步，对台北的寺庙将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



佛光山不见香火供品，成为宗教文化花园。

多难多神

台湾登记在册的庙宇有1.7万多座，街巷乡间的小型“拜拜”、修炼场所难计其数，真可谓举头见神明。这是因为台湾八成人口的祖辈从大陆渡海而至，当年海中飘摇，九死一人还，全希望神明保佑，家中供祖先，出门拜神明，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像。再加上台湾多次，台风、地震、海啸多发，农民至今还是要靠天吃饭，拜神的传统就这样代代相传下来。

正因为是深入人心的传统，要变革就更有难度。台湾妈祖总庙“北港朝天宫”就不买“环保”账：“宗教有其礼仪，烧香是古礼，人家来朝拜，怎么可能不准人家烧香？”屏东慈凤宫表示，不让信众烧香上供，在南部根本不可能，如强力禁止会引起社会反感。但大多数寺庙认同环保观念，至少同意减香，比如鼓励信众将3炷香改为1炷香。

佛门环保也影响了一些人的生计，无论减香还是限香，庙宇周边的香烛店铺都生意大减，连带生产行业都将没落。但凡事有死有生，各种宗教、民俗用品的环保版开始出现，环保香、环保河灯、环保爆竹有可能形成新兴产业。现在，少烟少味的环保香市场占有率已超过传统檀香；今年的七夕、中元节，不少人改放环保河灯，灯由淀粉制成，避免塑料污染水域；而环保爆竹由水与碳酸钙制成，虽响声不减，但杀伤力不大，用于佛事与盐水蜂炮这样的民俗活动环保又安全。

无论是否接受，环保是大势所趋，人间如此，神明也如是。



彰化市宝部里的乡村“拜拜”中心泰和宫，供奉的是屈原。

痛绝云林沥血

毋忘殖民泪

哀尽桃园国殇

台北出现“匿名”抗日广告

朴子

近日，台北街头出现大幅灯箱广告，广告内容无关商务，而是“铁浇铜铸人称柯铁虎，雄踞国虎威扬东瀛，痛绝云林沥血”、“忠浩丹青史传简大师，气冲北台狮子吼日本，哀尽桃园国殇”、“毋忘殖民泪”。

看过的人自然想到，这是以古讽今，藉台湾抗日烈士柯铁虎、简大师讽刺李登辉，提醒世人不要忘记前辈如何以生命捍卫家国。

台湾记者试图采访广告主，但广告牌出租者不愿提供线索，只表示赞

赏广告主的正义感。此则广告引起社会讨论，有网友表示不以为然，因为内容看不懂，结果引来“恶评”：连守护台湾的抗日“三猛”都不知道，不但不认为自己知识浅薄，反而说些五四三的，难怪说得出“日本不是殖民统治”这种话！那些曾为台湾牺牲宝贵生命的英烈地下有知，应该会很感慨吧？

有网友愤怒：抗日英雄都被埋没了，任媚日“台独”抹黑侮辱这些英雄，马英九应该检讨。

有人分析说：平生不识柯铁虎，便称市井也枉然。但“云林屠杀”、“桃园烧杀”这些历史在“友日”的气氛下，对于现在的台湾人确实有些艰深晦涩了。

有网友结合日前的“反课纲”行动表示：看不懂广告的原因是，现在的教科书把台湾抗日所发生的血案全都略去，这则广告不单是在讽刺李登辉，更在讽刺那些反课纲的学生们。你们还号称要有台湾史观，连这些都不知道？

李登辉真看到鬼了

丘秀芷

台北芦洲的李友邦也到浙江金华成立台湾义勇队少年队。翁俊明、蔡惠如等到厦门、上海行医经商，所得用以支持台湾抗日团体。蔡惠如在《台湾民报》上撰文《风灯上的种子》，鼓动文化抗日。抗战时不少人还投身大陆的抗日战场，如雾峰林正亨、芦洲李友邦、屏东萧道应、六堆钟皓东、二林李宪章，此外有文人洪炎秋、张月澄、张深切、陈其昌、张我军等，他们以个人或团体力量鼓励着台湾的抗日精神。这些人已经埋骨荒野做了鬼。李登辉是真的看到鬼了！



在海峡两岸都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李登辉一称台湾人“为日本祖国而战”、“说台湾人抗日是见到鬼”的言论令大多数台湾人拍案而起，台湾抗日先贤丘逢甲的后辈丘秀芷女士近日投书《中国时报》悲愤指出，死在日本屠刀下的台湾人埋骨荒野做了鬼，希望李登辉真看到了鬼！全文摘发如下——

李登辉如何对得起那些浴血抗日的台湾先辈！人称中国8年抗战，其实从乙未年（1895年）台湾人全面抗日算起，应该是整整50年。再往上追溯到牡丹社事件，台湾人抗日共71年。第一任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1874年3月从打狗（高雄）登台，深入牡丹社再北上，5月至基隆港外登日舰进号，和已在1874年被任命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的西乡从道会合，同年6月1日，西乡带正规陆军1300人攻牡丹社，遇台湾原住民顽强抵抗。乙未年6月17日入台南，声称“始政日”，但台湾各地仍武力抗日，原住民反抗尤烈，他们的事迹文字记载较少，但历史不能抹灭。

很多有记载的抗日事件都是汉人与原住民并肩战斗的，如蔡清琳事件是客家人与赛夏族人一起抗日；南庄人与泰雅族人合作杀死数十名日军；噶吧嘒事件中的抗日领袖入山与原住民结合，并得到雾峰林家林季商的支援。台湾的抗日烈士不能枚举，除噶吧嘒诸烈士外，还有罗福星、蔡清琳、林大北、刘德杓、詹阿瑞、陈发、刘干、黄朝、陈阿荣、简大狮、赖来、张火炉、林少猫、柯铁虎，世人都只知抗日三猛简大狮、林少猫、柯铁虎，其实远远不止“三猛”。

抗战后，出生于台中大埔厝的丘念台更在广东设华侨学校，广收台湾学生成立东区服务队。



碧血英风

香港没“授权业大奖”

王勇

第一届“香港授权业大奖2015”启动仪式近日举行。授权业就是通过品牌授权，授权者将自己所拥有或代理的商标或品牌等，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授权者使用。授权可惠及制造业和零售业，为产品增值，帮助业务转型升级。同时，为服务业领域包括法律、设计、市场推广等带来商机。

“香港授权业大奖”是香港首个专为香港创意人才和授权业专才而设的奖项。获奖者有机会与香港及海外授权和营销代理商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利用香港国际性的市场优势，为香港原创开拓海外市场，从而提高香港整体竞争力，使香港成为亚洲的国际授权及创意中心。

香港今年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计划拨款4亿港元发展创意产业。亚洲授权业协会副会长陈立迈表示，香港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简单的税收制度都有助于授权业的发展。授权业是本世纪重要的商业模式之一。内地在生产方面的优势将与香港在品牌建设方面的优势实现良性互补，推动香港授权业的发展。

台湾抗日史诗片《赛德克·巴莱》让不屈牺牲的莫那·鲁道走入现代人们的视线。现在，其遗骨几经波折终于安放他的家乡。因为墓园入口处的“褒义坊”，额书“碧血英风”。

刘舒凌摄



香港圣士提反学院，高一学生梁君鸿站在两栋欧式白色大楼前，讲述一段血色校史：“这个是我们的书院大楼，一楼有些课室，二楼是学生宿舍。1941年12月25日，约200名日军士兵闯进已被临时改成军事医院的书院大楼，他们用刺刀杀死了当时负伤的英军及加拿大军人，也杀死了医护人员和我们学校的一些教职员。这次杀戮被香港人称为‘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

《战时日军在港暴行》一书记录了全程目击惨案的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战后在东京法庭上做的证词：在日寇铁蹄踏上香港岛的那个黑色圣诞节，闯进伤病医院的日本军人，无视国际战时法和《日内瓦公约》，用灭绝人性的手段开膛、破肚、肢解、挖眼、割鼻耳舌，把170名手无寸铁的伤员和医生、护士活活杀死，7名女护士无一幸免被奸淫，有的还被压在尸堆上轮奸，奸后再处死……

3年零8个月的日本占领时期，圣士提反书院成为拘留营，近千战俘囚居校园。在此期间，日军还在香港犯下“港岛南区杀人事件”、“难民船沉没事件”、“梅窝血案”等罪行。

70多年后，这座位于香港岛海滨的百年老校书声朗朗，师生们在被评定为历史建筑的校舍中穿梭往来。学校后山的赤柱军人坟场安葬着包括学院教师在内的598名二次大战中的死者。南山径上的小屋——文物馆里，陈列着当时的报纸、拘留者的日记、地图、手绘生口卡等文物。

2008年，圣士提反书院开始推行文物径导赏服务计划，把书院大楼、马田宿舍、小教堂、坟场及文物馆等串连起来，由学生为市民做义务导赏员，从校园史讲解到香港的抗战历史。梁君鸿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在中一（初一）的时候就会学习学校的历史。报名成为导赏员之后，老师做的系统资料，会通过上一届的学长学姐教给我们。我们再教给学弟学妹。”

在这所有900余学生的中学里，除了必修校史，有超过100名学生报名参加导赏计划，这在圣士提反文物展览馆统筹老师陈国培看来是“一种传承历史的办法”。

“日军在香港的暴行证据确凿，如果日本人想说自己在战争中没有做什么坏事，那简直是天方夜谭。”陈国培以圣士提反拘留营的管理方式为例，“日军在香港残杀、强暴，把人民的财产

掏光，把人力掏光，把所有能用的资源掏光。日军在香港所谓管制，只不过是把香港的资源用尽而已。所以日本人在整个战争时期对香港没有管治，只有负面的破坏。”

为了记录这段历史，圣士提反书院每年都会接待前来悼念战友或亲人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访客，并接受他们捐献的相关文物。学校也带学生赴东南亚寻访战乱时期的校友了解历史。书院期望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配合资料、文物的整理展出，还原记录日本占领时期的香港社会。

近年来，圣士提反文物径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甚至有日本的中学也每年安排学生来参观，与香港的学生一同了解当年日军在香港的所作所为。

“还有很多资料和访问录音，限于人力物力，我们都还没有时间去整理。”陈国培说，历史无声，却应该代代相传。如今说起香港的抗战史，提到圣士提反屠杀事件，多会上“鲜为人知”一词。而这段历史不被提及的原因之一，陈国培坦言：“因为我们没有足够时间好好地讲。”他说：“1997年以前念中国历史的人数比1997年以后还要多，最大的原因是什么？课程改革之后，中国历史科目慢慢不受重视了。”他在圣士提反书院教了20余年历史，他认为香港年轻人、特别是吸收能力最强的中学生，对于历史的认知都不够。

“学生的价值判断，必须从历史中来，然后才会有对国家正确的认识。”陈国培说，“如果学生对历史不了解，没有承前启后，如何感受与国家血脉相连？”（据中新社电）

香港百年中学亲历日军屠杀

卢哲